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虐恋亚文化/李银河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4

(李银河文集, 3. 第1辑)

ISBN 7-5057-1785-5/I·467

I. 虐... II. 李... III. 性问题-社会问题-现状-中国-研究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642 号

## 序

“虐恋”这个词英文为 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 SM、S-M、SM 或 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3）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 1836 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似乎是一个离中国相当遥远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有西方人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Faust，78）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

## 2 虐恋亚文化 / 8

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在我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人搞研究总要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项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证明好奇心可以成立为研究的理由。但这还不够。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Foucault, 1988, 298），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

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除了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当今世界中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性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

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Foucault, 1988, 299）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被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一种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准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年。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转引自 McClintock, in Gibson et al, 207）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个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了头，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

#### 4 虐恋亚文化 / 8

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

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做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所有讨论，西方的性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像外星球的事一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作 者

1997年12月22日

# 目 录

---

序 / 1

## 第一章 虐恋亚文化 / 1

虐恋的规模 / 虐恋的特征 / 虐恋亚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 虐恋者的社会处境

## 第二章 虐恋个案 / 56

第一类:异性虐恋关系,其中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  
第二类:异性虐恋关系,其中女性施虐男性受虐 /  
第三类:同性虐恋关系,男性 / 第四类:同性虐恋关系,女性 / 其他种类的虐恋活动

## 第三章 虐恋作品 / 105

萨德的作品 / 马索克的作品 / 波琳·瑞芝的《O的故事》 / 斯文宾的性鞭笞诗作 / 麦当娜的《性》 / 其他主流文学中的虐恋内容 / 一般的虐恋色情作品 / 报刊读者来信 / 校园幽默与厕所文学 / 虐恋作品的特征



#### 第四章 虐恋成因 / 153

欲望还是快乐? / 生理因素 / 童年经历 /  
攻击性 / 焦虑感与恐惧感 / 负罪感 /  
对爱的渴求 / 权力关系

#### 第五章 虐恋政治 / 208

关于受虐倾向与女性气质的关系 / 第一种立场:  
虐恋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 第二种立场:虐恋在  
政治上是正确的 / 第三种立场:虐恋与政治无  
关,性与政治分开

#### 第六章 虐恋的启示 / 255

社会受虐倾向问题 / 对权力关系的反叛 / 虐  
恋与宗教精神的关系 / 快乐原则问题 / 男女  
同体的境界 / 第二性革命 / 性的解放与从  
性中解放

#### 注释与参考书目 / 303

## 第一章 虐恋亚文化

我对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虐恋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因此有人又将虐恋活动概括为 D&B（displine and bondage）或简写为 DBSM。

瑞克（Theodor Reik）为虐恋下过一个形象的定义：“一位威尼斯智者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只要女人既能令他快乐又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个年轻人；如果女人只能令他快乐，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如果女人既不能令他快乐又不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一个老年人。现在不论年龄，有受虐倾向的人属于哪一类？他是一个只有令他不快乐才能令他快乐的人。”（Reik, 339）高度概括地说，虐恋倾向是快感与痛感的结合。

## 虐恋的规模

关于虐恋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不多，其中以虐恋为内容的专项调查更少。现有的一些虐恋的统计数字大都是关于性的综合调查中的部分内容，而且有的调查并未直接以虐恋活动为目标，而是使用了较为间接的指标，如调查对象对有虐恋内容的事物的反应等等。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统计资料是金西（Kinsey）调查中的数字：金西报告表明，有约 1/5 的男性和 1/8 的女性对虐恋类的故事有过性唤起的反应。更精确地说，从未因虐恋故事得到性唤起的在男性中占 78%；在女性中占 88%。

曾因虐恋类故事而性唤起的比例

性唤起反应	女性	男性
肯定和（或）经常有反应	3%	10%
有一些反应	9%	12%
从无反应	88%	78%
人数	2880	1016

（Kinsey, 677）

据亨特（Hunt）的统计，从 50 年代开始，虐恋现象有增长趋势，但比例仍旧很低。其中女性受虐者比例超过施虐者比例，男性施虐者比例超过受虐者比例，统计数字如下：

## 通过施加或接受疼痛得到过性快感的比例 (美国全国抽样)

	男	女
施加疼痛	4.8%	2.1%
接受疼痛	2.5%	4.6%

(Marcus, 45)

在英国一项对性活动中辅助工具及手段的使用的调查发现, 以鞭打作为性活动辅助手段者在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 色情活动与工具使用情况 (英国, %)

种类	经常	有时	从不	不详
服饰	3.3	18.2	68.4	10.1
书刊图片	4.0	28.4	58.6	8.9
鞭打	1.5	6.4	75.4	16.6
游戏	1.1	8.4	74.9	15.6

(Chester et al, in Armytage et al, 78)

关于虐恋活动和有虐恋倾向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在人口中不超过 10%: 有实证调查显示, 在性关系中有过虐恋活动的在人口中占 10%。(Truscott, in Thompson, 28) 一项对美国人的调查表明, 人口中有 5% 至 10% 的人有通过虐恋活动寻求性快感的经历, 虽然有些人只是偶一为之。在 1987 年, 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大学城的调查结果, 约 10% 的人有过虐恋经历。(Federman, 254)

另一种估计比例要大得多, 这一估计是根据一项实证调查做出的: 至少有 30% 的人用虐恋游戏增强性活动的效果。有

#### 4 虐恋亚文化 / 8

更大比例的人承认，他们的性幻想中包含统治与服从的因素。(Gamman et al, 84) 如果这一统计数字属实，旧有的以虐恋为变态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30%绝对应当算作常态，而非变态了。一位虐恋者欣慰地说：“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如此之多，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而又是如此的一致，这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Marcus, 34)

金西调查还发现，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在做爱时有轻微的虐恋行为，如咬和打的动作。在异性恋的抚爱和性交过程中，在同性恋关系中，最常见的虐恋式反应是吮咬 (lovebite) 的动作，许多人都曾对性伴侣身体的不同部位做过这种动作。这种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中很普遍，在人类性行为中也远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普遍。(Kinsey, 677)

对性咬的反应

性唤起反应	女性	男性
肯定和(或)经常有反应	26%	26%
有一些反应	29%	24%
从无反应	45%	50%
人数	2200	567

(Kinsey, 678)

《花花公子》杂志的调查是以在自慰时的虐恋想象为题的，其调查结果也属于虐恋倾向比例比较高的，尤其在女性中：

在自慰时想象过被迫性交的比例

男		女	
35 岁以下	35 岁以上	35 岁以下	35 岁以上
14%	5%	24%	12%

(Marcus, 46)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 (Masters and Johnson) 在 1979 年对异性恋与同性恋性幻想的比较研究表明, 关于“强迫性的性遭遇”的幻想在男女两性中都相当普遍, 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没有显著区别。(Ehrenreich et al, 121) 由于马斯特斯等人的工作重心在治疗与性有关的心理问题上, 他们提出, 并非所有的癖好都有相同的强烈程度。“我们发现, 某些类型的癖好是容易矫正的, 尤其是露阴癖、观淫癖和淫秽电话癖; 有些就很难矫正, 如恋童癖、虐恋癖或恋物癖。异装癖处于二者之间。”“在虐恋倾向的治疗中, 医生或许能够帮助当事人在他们的性行为方式中增加新的非虐恋的行为, 但完全根除虐恋活动的巨大的性唤起力量的企图往往最多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Masters et al, 220-222)

还有专门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 10% 至 15% 的女性的性幻想是有受虐倾向的。(Marcus, 47) 金西调查则表明, 有 6% 的女性梦到过被强奸; 2% 的女性梦到强奸导致性快感。(Kinsey, 213-214) 在 1972 年, 一项对 141 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调查表明, 49% 的调查对象有过统治与屈从一类的性幻想。(Ehrenreich et al, 121) 对许多女性来说, 虐恋想象是她们最典型的性幻想内容。

在关于虐恋活动的统计调查中, 人们常常引用的是一项以

1000名男同性恋者为对象的调查——斯巴达报告，因为其中有30%的调查对象参与过虐恋活动，也因为该项调查量化程度较高。调查表明，调查对象参与过的虐恋活动包括拳交、施虐与受虐、捆绑与鞭打、羞辱、戏水运动（与小便有关的性活动）及与大便有关的性活动。

虐恋活动在男同性恋活动中不是一种很少见的特殊行为，根据对男同性恋日常活动的调查，发现统治与屈从、性别角色扮演是男同性恋性活动的基本形式。根据斯巴达报告，有14.5%的男同性恋者做过拳交活动的主动方，8.2%做过拳交的被动方。这种活动大多在俱乐部中当着众多兴奋的围观者公开进行。斯巴达报告还表明，有76%的人承认喜欢肛交；12%的人不喜欢肛交。当然，肛交应当并不比其他方式的性活动具有更多的虐恋色彩，但是从报告中看，许多从事肛交的人在情感上将其视为统治与屈从关系的性感化表现形式。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在肛交活动中，你一般是在上者（top）还是在下者（bottom）？如果二者都做过，是如何决定的：是由你的伴侣决定的，还是由你的情绪决定的，或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而“在上者”与“在下者”这种提法是虐恋关系中主动角色与被动角色的标准称谓。一位调查对象在开放问卷中写道：“肛交中既有情感上的统治与屈从，又有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还同兽性的感觉及快感掺杂在一起，这些感觉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Jeffreys, 212-217）

另一项调查是以双性恋者为对象的。这是旧金山双性恋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样本容量150人。在调查前的12个月当中，有近30%的男女双性恋调查对象参与过虐恋活动。男女两性在从事虐恋活动时都是与异性伴侣做的多，但在其中统治与服从的角色分配与性别无关，即某种角色并不固定于某一性

别。虐恋活动频率低于一月一次。参与同女性进行的虐恋活动的男性中有 3/4 也参与过同男性的虐恋活动。参与虐恋活动的女性中有半数活动对象有男有女。(Weinberg et al, 70)

双性恋者的虐恋活动

	男 (49人)	女 (44人)
过去 12 个月中有过虐恋活动伴侣性别	28.6%	27.3%
男或女	28.6%	41.6%
男和女	71.4%	58.3%

(Weinberg et al, 326)

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虐恋活动比较

与异性伴侣的虐恋活动				与同性伴侣的虐恋活动			
男		女		男		女	
异性恋	双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4.8%	16.5%	9.6%	24.5%	16.8%	10.6%	19.6%	17.6%

(Weinberg et al, 392 - 393)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这三类人当中，参与虐恋活动比例最大的是女双性恋者与异性伴侣的虐恋活动 (24.5%)；以下依次是：女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 (19.6%)；女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 (17.6%)；男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 (16.8%)；男双性恋者与异性伴侣 (16.5%)；男双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 (10.6%)；参与虐恋活动比例最低的是异性恋男女，其中女性参与虐恋活动者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如果这一调查数据是可信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参与虐恋活动的比例大大高于异性恋者。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般来说，同性恋和双性恋比异性恋更为“出轨”，因此有这种性倾向的人更喜欢尝试各种不同形式的性行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同性恋性活动本身所包含的统治与屈从的因素使他们更容易卷入虐恋活动。

另一类统计调查是以虐恋者为对象的，与前述调查相比，此类调查就不再能提供虐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只能以虐恋者自身的某些特征为调查内容了。摩瑟（Charles Moser）对 225 名自认为虐恋者的男女调查对象的调查结论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自我认定为虐恋者的个人的心理功能有问题。其中大多数人反对关于虐恋倾向是天生本能或者是精神疾病的看法；45% 的调查对象说，一般的性行为也可以使他们得到性满足；甚至比虐恋更能使他们得到性满足。调查的结论是：虐恋人群的性活动并非仅限于虐恋这一种方式。（Ehrenreich et al, 122）在另一项个案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例，一对虐恋者说：“我们在 20 次性生活中有 19 次是‘正常的’，1 次是虐恋。”（Polhemus et al, 194）

一项以前西德男性虐恋者为对象进行的调查发现，虐恋者的一些主要特征如下表所示：